

魔飛小

鬼步驱歪门邪道



魔子弹牛鬼蛇神

金庸 著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地虽大身无立锥之地.....	1
第 二 章	生死由命夜闯鬼门关.....	33
第 三 章	八斗书生灵位三具.....	68
第 四 章	水中捞月稀世奇物.....	107
第 五 章	情丝难断红麝奇缘.....	148
第 六 章	名寺远播零威九州.....	180
第 七 章	血海九宫不异而飞.....	213
第 八 章	断肠铜钟真假难断.....	232
第 九 章	壶底朝天神功盖世.....	261
第 十 章	红颜祸水男人似泥.....	295
第 十 一 章	杀人偿命欠债还钱.....	326
第 十 二 章	招魂神幡震慑武林.....	365
第 十 三 章	抽刀断火恨海难填.....	409
第 十 四 章	梵音惊世钟鼓怔人.....	438
第 十 五 章	五鬼悲秋鸣雷惊岳.....	480
第 十 六 章	武林奇葩为情所困.....	514

第十七章	造物弄人物物相克.....	553
第十八章	为山九仞功亏一篑.....	592
第十九章	万劫重逢母子喜泣.....	616
第二十章	黄尘滚滚赤祸连连.....	656
第二十一章	天作之合一龙三凤.....	688

第一章 天地虽大身无立锥之地

夜幕低垂，盈天的黄沙，淹没到马脰，扬鬃射尾，腾纵如飞，青鬃骏马，驰骋于荒凉辽阔的沙漠里，荡起遮天蔽日的滚滚黄尘，使柳梢头的弯弯眉月，黯然失色。

在长城下面，有几座固定型的蒙古包，住着疏疏落落的几户人家。

这时，在远处，忽见二条灰影，在慢慢地蠕动着，在灰蒙蒙的夜色中，分不出是男？是女？是一中年妇女，和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小孩。

只见那小男孩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双大眼睛，黑白分明，五官均生得很端正，一副人见人爱的模样。

而少年半背半扶着的中年妇女，缓步而行。只见她青布裹头，面容憔悴，但仍不失气质高贵的美人胚子。当她见到长城下住有人家，好似遇到了救星一般，手抚摸着爱子的头，展露出苦涩的笑容，道：“孩子！前面有住户有家，你不妨向那几户好心人家求乞得一点水和食物，然后逃出大漠！”

人生不如意的事，总是常占十之八九，他们母子俩好不容易逃离虎口，但命运之神，并未能眷顾这对苦命人！

所谓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！”中年妇人那张原本憔悴的脸儿，此时变得更腊黄，更苍白了，有气无力地伸出那双干枯而带颤抖的手，向小孩挥了挥地道：“忌儿！妈恐怕不行了，血仇家恨，你要牢记在心，天涯海角去寻找你的仇人，童氏一门，全靠你了，……”

或许是油尽灯枯吧！只见中年人的话，尚未说完，即头一歪，闭目与世长辞了。

戈壁——满洲语称沙漠为戈壁。

戈壁大沙漠是在蒙古，东到兴安岭西麓，西至天山东麓，又称瀚海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；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南关山头多墓田，
清明祭扫各纷然；
纸灰飞作白蝴蝶，
泪血染成红杜鹃。

童无忌，抱着死去的亲娘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喃喃地道：“阿娘！忌儿求求你，求你不要死，忌儿需要你，盼你陪忌儿一起去寻找我们的仇人，为什么就这样悄悄地离开我？要死！忌儿愿同娘一起死！永远陪伴着你，而你为什么丢下忌儿，一人走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母子连心，锥心之痛，但！童无忌是个倔强的孩子，虽面临着生死大难，但他仍不忘将母亲尸身料理好。他在沙漠中，用双手挖掘了一个深坑，然后，恭敬地，小心地，慢慢地将母亲埋好，行跪地三拜九叩之大礼后，再向四周察看了一遍，默记着阿娘埋骨之所。

此时，童无忌肝肠寸断，泪眼模糊，一步一回头，走向人生坎坷的道路！

蓦地——

他惊慌中抬头打量！

啊！两匹怒马，由远处狂奔而来，路上扬起漫天黄沙。

此时两匹怒马无异是天降救星，可是，当他看清马上人之

后，顿时把满腔希望化为乌有。

第一匹马上，驼着个三十来岁的壮汉，一身白衣，拦腰扎一条血红的丝带，满面横肉，不住发出刺耳的狞笑。

坐在第二匹马上的，是个年约半百的老头，皱纹堆叠的老脸上布满了黄沙，就像凹凸不平的地面，落上层黄霜，那对眼神，寒意澈骨。

马临切近，老头儿突然阴恻恻地一笑道：“人道八斗先生腹蕴玄机，看来还是逃不出帮主掌握，韩七，快把那小狗拿下！”

那大汉回应一声，陡然间抛鞍脱蹬，身形飞起八尺，一招“苍鹰搏兔”，迳往那童无忌扑去。

童无忌身无半点武功，大汉虽非了不起的高手，但一掌落实，也要把他打得骨断筋折，暴尸当场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那老头怒喝一声：“韩七！你敢不遵帮主法谕？”

大汉闻此言，顿时心头一顿，将击出的九成真力，硬生生收回七成。

可是，就这残余的两成真力，童无忌仍旧承当不起，只听哇呀一声，被震得飞出两丈开外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
暴风雨过去，大漠里又恢复了沉静！

夜深了！

淡月疏星，冷风萧飒，昏黄的月色下，传来阵阵微弱呻吟！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那可怜的孩子，终于由昏迷中醒过来！

他发现自己睡在一座小小的沙丘上，四周静悄悄地，那两个凶神恶煞的人没有了！

他小小的心灵中，燃起了股复仇的怒火，他要杀尽那迫死自己的坏人，他要……

小脸上露出一丝煞气，微微一声冷哼，强忍着满身痛楚，支撑着站起了身形。

突然发现身体在不停地颠，就像骑在马背上一般。

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禁凝神仔细地打量！

啊！他看到了一件奇事，他看到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奇事。

四周的黄沙，像江水般向东急流，自己坐在一块径丈方圆的沙丘上，而此时这沙丘，正像一叶小舟般在水面上飘浮！

这种不可思议的奇事，谁见了都会称奇？

可是童无忌在微微一愣之后，陡然想起爸爸以前常说的故事：

“沙漠中有一种流沙，就像陆地上的河流一样，可是流沙之中鹅毛不浮，人畜遇上之后转瞬便没入流沙之中，活活闷死！”

对！这就是流沙！

可是，这沙丘为什么不沉呢？

就在他沉思不解之际，突然间，耳畔传来一阵呱呱怪叫，转眼一看，啊！沙丘下伸出一双大怪头！两只拳头大的眼睛，红光闪闪，就像是两盏明灯。

这是什么？难道……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沙龟？思量中再仔细瞧，可不是，沙丘的四周，伸出四只巨爪，正像巨浆一般，在不停地划沙疾行。

他这才知道，先前被大汉那一掌震飞之后，便即落入流沙之中，照说早该沉入沙下，可是无巧不巧地落在这只大沙龟背上不成。他左思右想，也找不到脱身之计，心中焦急万分。

月亮落下去了！

满天的繁星，渐渐在天际消逝了！

一丝晨光，从遥远的天边升起，晨风吹拂，朝霞满天，沙漠中的黎明，有一种神秘的色彩。

在初升的朝阳下，童无忌发现四周的情况，已经与前大不相同。

这只巨大的沙龟，不知何时，已爬出了那道滚滚流沙，此时正在嵯峨嶙峋的乱石之间驰行，四足挥舞，霍霍生风，这样庞然大物，行动时竟然快逾奔马。

他知道这种沙龟凶猛无比，因此紧伏龟背，一任它振足飞驰，不敢稍动。

如此一连两个时辰，已来至一处波光潋潋的池边，水池方圆数十亩，四周长满了不知名的淡黄的蔓草，正西方有块晶莹如玉的巨石，而这只沙龟就在巨石后十多丈外停下。

他悄悄地由龟背上溜下。

微风吹拂，池水中泛起阵阵涟漪，水面下金光闪闪，似乎有千万游鱼，在冲波赶浪，往来追逐。

他虽然连遭惨变，悲苦万分，但此时此地，突然发现这一泓池水，那一股兴奋之情，仍旧无法压抑。

只见他偷偷地绕到池边，蹲下身形，正待伸手捧水，痛饮一番。不知怎地，就在两手刚刚触及水面之时，顿时面色陡变，向后连退数步。

原来池中闪闪金光，并非游鱼，乃是成千累万的金色小蛇，此时正万头钻动，红信吞吐，不时发出噓噓怪啸，端地狞恶无比。

童无忌那见过这种场面，一时间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出声不得。

事实上幸亏他未曾出声，若非如此，恐怕早已身受那万蛇钻心之苦了。

童无忌虽然胆大，至此也不敢再事逗留，身形一转，就大踏步向西而去。

突然，一阵怪异无比的幽香送入鼻端，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停

下身形。

略一审视，就知这不可名状的异风，乃是由那块晶莹的巨石上飘来，就在那大石顶端，生着一株尺多高的小草，一茎三叶，奇清绝秀，随风飘洒之际，幽香四溢。

那叶片颇似兰花，但却一红似火，三条金线，由叶尖直达叶柄，显得颇为悦目。当中一茎挺拔，就在茎稍生着一枚大如龙眼的青果，风送幽香，沁人心脾。

几日来饥渴劳累，思饮一滴清泉而不可得，现在一眼看到这芳香四溢的异果奇葩，那还不馋涎欲滴，食欲大动。

童无忌不遑多想，一迈步，就向那大石走去！

可是，当他看到那只巨大的沙龟之后，不由悚然一惊，这庞然大物，此时正双目圆睁，如醉如痴地紧盯着那枚果实。

童无忌一时之间，真不知如何下手，谁知就在此时，远处突然发现两条人影，快如飘风般电射而来，他连忙仆身在乱石之中隐住身形。

领前之人，是个五短身材的老者，后头跟着一个身着黑衣，四十来岁的壮汉，二人来至池边，目光向四周一扫，黑衣大汉陡然冷哼一声：“江湖传言落魄池危机四伏，有去无回，依我钱多看来，也无甚出奇之处，不过那金线血兰，是否……”

他正在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，谁知言犹未尽，陡见池水翻腾，波光连响，百十点金星，如同群蜂出巢一般，全向他电射而来。

原来池中金蛇，俱都天生盲目，不过听觉异常灵敏，一闻人言兽吼，便射出水面，群起而噬。

那大汉未料及此，顿时被两条金蛇钻入口中，别的也都叮满全身，吸血吮脂，怪叫惨状惨不忍睹。

似此情形纵是铜浇铁铸之人，也无法忍受这般惨痛，只见他

满地乱滚，哀号 不绝。

无奈号叫愈烈，来蛇越多，不消盏茶时分，已经只剩下一堆白骨，群蛇饱餐之后，这才昂首吐信，缓缓向池中游去。童无忌只看得心惊胆颤，冷汗淋淋。可是，那与大汉同来的矮瘦老者，不但在一旁袖手旁观，反而出乎意外地面露喜色。

只见他用那双鼠眼，向四周细一打量，便即小心翼翼地向池边走去。

他已经知道池中金蛇皆能闻声噬人，是以行动之际，脚步轻悄无比。

谁知他行约数步，突然双眉紧皱，满面俱是痛苦之色。

原来他此时正踏入一片蔓草之中，那片蔓草，细如毛发，色呈淡金，原本像地毯一般，平铺地面。

孰料一经发觉有人踏入之后，顿时无风自起，如同活蛇相似，将那人一只左脚 紧紧缠住。

那瘦小老者，虽然用力挣扎，仍旧无法脱身，只见他眉头一皱，反手摘下背上长剑，猛向足下蔓草斩去。

可是，那看来毫不起眼的如丝乱草，竟然柔韧无比，不但未被斩断，反而如同钢针一般，生生扎入肌肤之中。

只痛得他面色铁青，双睛外露，额角上更是冷汗淋淋，但他畏惧池中金蛇，仍旧不敢吭出声来。

终于，他猛 咬牙根，剑锋一偏，克嚓一声，硬把那只左足斩下，踉踉跄跄地退出十丈开外。童无忌双手掩目，不敢再看，等到他心神安静，再次睁开眼来时，那矮瘦老人已经渺无踪影，斩断的那只左足，早已化成了一汪黄水，慢慢地渗入地面，乱草间，仅余下一堆紫黑色的枯骨。

童无忌看在眼里，不由心旌摇晃，暗叫侥幸。

火伞高照，流金灼石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渴燥 ——

池中布满毒金蛇的水，能喝吗？不能！

要解决眼前的饥渴，只有大石上那株小草的果实。

现在，那果实已经渐渐地变得红润了，一阵阵诱人的幽香，令人饥肠雷鸣，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。

可是，那头巨大的沙龟，在一瞬不眨地紧盯着它，自己怎么下手呢！

啊！遭啦！那沙龟撑起了身形，飞快地向前移动几步，那颗斗大的脑袋猛伸，大口一张……

就在那沙龟张开巨吻，想将那小草连根吞下之际，突然，长空里传来一阵悠悠鹰啼，一块淡黄云影，快如奔马般当头罩下。

霎时间巨风暴起，鹰鸣龟叫中，只见拳头大的石子，均被卷得凌空飞舞，血肉四溅，毛羽飘零。

原来那片黄云，乃是一只翼展八尺的金鹰，铁羽钢翎，喙坚爪利，顾盼生姿，威猛无比。

大约双方均为这石上小草而来，一触之下，金鹰被击下十多片毛羽，而那只庞大的沙龟，头颈间也被抓开一条巨口，顿时血水四射，奇腥触鼻。

童无忌心头一凛，那只金鹰又已二次扑下。

沙龟发出一声呱呱怪叫，巨体人立而起，两只前爪，猛向凌空而下的金鹰击去。

轰然一声，那神俊无比的金鹰竟被它一爪击落，两翅扇扑，勉强飞出十丈外，终于伏在地面昏死过去。

可是，那金鹰凌空下击，两翅一扇之力，翼稍铁羽，硬把龟头劈开，一声怪叫，那形如小丘的庞然巨体，已翻转在乱石之间。

顿时噓噓连声，池中黄影乱穿，千万条金蛇，快如利箭一般，迳由沙龟头尾等处，穿入壳中，饱餐血肉。

童无忌先还愕然而视，及至那一缕幽香飘来，心中顿时醒

悟，悼道：“看这一鹰一龟舍死忘生的景况，石上茱果，定是先前那钱多所说的金线血兰，自己虽不知此兰有何功用，但就鹰龟大斗争食来看，必定是一种罕见的异果奇葩，这千载难逢之机，岂能当面错过！”

思量中，他再也顾不了危机四伏，身形接连几跃。已把那株小草连根拔下。

他早就饥渴难耐，兰果入手，顿觉口角流涎，慌不及待地放入口中，尚未咀嚼，便已顺喉而下。

童无忌生性好奇，想起父亲曾说，深山大泽中异果奇葩，常有起死回生功力，这株金线血兰不知怎样？何不用那垂死的金鹰试试！

他想到就做，飞快地走到那只巨鹰身侧，将茎端凝结的一点液汁，慢慢滴入巨鹰口中，然后，睁着大眼，静静地看它有何变化？

——约莫盏茶时分，那金鹰果然慢慢地醒转，然后双目暴睁，陡然射出两道迫人心神的光芒。

童无忌先前拿这巨鹰试验，本是一时好奇，及至发现巨鹰果然转醒，顿时心中一阵紧张。

谁知此鹰灵慧无比，知道自己性命是眼前这小娃娃所救，用那只细长的头颈，在童无忌身上不住磨擦，满含乞求之色的两眼，更紧盯着他手中兰叶。

童无忌此时孤苦伶仃，难得这只巨鹰对他如此亲切，不由高兴万分，抚摸着巨鹰周身的毛羽，天真地问道：“你要这叶子吗？”

巨鹰似乎懂得人言，将头一连几点。

童无忌高兴万分，连忙扯下一片兰叶，放入巨鹰口中。

巨鹰欢啸两声，然后衔起那片兰叶，向童无忌微微点首，便即鼓翅乘风，冲霄而去，转瞬间在云端消失。

落魄池，泛起温柔的涟漪，四周的景物，像死样的沉静。

然而，默立在池边的童无忌心情却无比的激动。

似海亲恩，到而今人天永隔，赤子有心，欲报无门，怎能不叫人长留永恨？

他神情萧索，泪眼模糊，终于忍不住满腔悲愤，泪流满面地哀号道：“啊！阿娘，你为了忌儿，竟舍去了自己的性命，这种天高地厚的深恩，叫我如何报答呢？”

悲痛忘情，一时间竟忽略了池中金蛇，能够闻声噬人，及至听到劈啪水声，这才霍然心惊。

怪啸刺耳，慑人心魂，黄影万点，快如陨星落石。

眼看这历尽苦难的孤儿，转眼间就要葬送在蛇吻之下。

突然，一阵刺骨寒风，自身后暴涌而来。

轰隆一声，百十金蛇全被震碎，四分五裂的蛇身，飘飘而下，三丈之内，如同下了一场腥风血雨。

童无忌正觉心骇神摇之际，已被人拦腰挟起，但闻嗖嗖连响，刹时飞出数十丈外，等到身形落空，募闻耳畔传来一声叹息。

扭头一看，只见一名身着黄衣，满头白发的老人，正背向自己缓步而去。

微微驼起的脊梁，显得有点苍老，虽然身形稳健，步履快捷，却掩不了那日暮穷途的孤独之感。

童无忌见人家救了自己一命，竟然不声不响地转脸就走，心下一急，顿时出声唤道：“老伯伯，且请留步，让忌儿拜谢救命之恩！”

黄衣老人略为迟疑一下，猝然间身形一转。

童无忌看清老人面目之后，不由心头狂跳，差点叫出声来。

只见他一张惨白的面庞，不带半点血色。一道二指宽的血痕，由左端眉稍斜挂而下，一直延至嘴角右端，惨厉之状，令人心

骇神摇。

此时他双目射出慑人心魂的寒芒，一声不响地向自己周身打量，终于，双目寒芒一敛，摇头叹道：“奇缘，天意，一丝也勉强不得，小娃娃，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童无忌神情一愕，呐呐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自幼未离家门一步，哪懂得什么门下不门下，是以一时之间，竟期期艾艾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

那老人见状，陡然双目圆睁，厉声叱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娃娃，你今天敢不实说，就莫怪老夫要你的小命！”黄影一飘，就像是一阵清风相似，悄没声息地欺近身来，右手巧妙无伦地一晃，已将童无忌手肘拿住。

童无忌觉出老人这只右手，只有四根指头，扣在自己关节之处，如同一把铁箍相似。

他生就吃软不吃硬的倔强性格，虽觉手肘痛楚万分，但仍小脸一扬，就等张口欲骂……

突然，他想到自己这一条小命，乃是老人所救，岂能如此无礼。心念一转，顿时把已到口边之言收回，改为满面柔和地说道：“我什么人的门下也不是，假若你不相信，就赶快下手吧，看在先前救我的份上，我不骂你就是！”

老人闻言，眼神中突然射出一丝愉悦的光芒，就像是午夜寒冰之上，突然照到一丝阳光。

转瞬间，老人发出一声惊心动魄的狂笑，笑声响如行云，高昂至极，震得四周沙石，簌簌飞舞。

童无忌看得心旌摇曳，神魂飞驰，小脸上满是惊愕之色。

正在他五内欲裂，无法支撑之际，老人突然笑声一敛，沉声说道：“小娃娃，你这话可是当真？”

老人说话之际，眼神中充满了兴奋中的期待之色。

童无忌在一时之间，突然觉得这可怕的老人，竟是那样的孤独，凄凉，不由心生同情地说道：“忌儿从来不说谎话。老伯伯，难道你不信吗？”

老人显得兴奋无比地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信！我信！”说到这里又现出一片茫然之色道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想不到我独指飞魔将死之人，还有今日的奇遇！”

童无忌一听独指飞魔四字，不禁心头轰然一声，就在此时，耳畔又响起一阵慈祥的声音道：“娃娃，老夫存心收你为徒，不知你心中可否愿意？”

独指飞魔，为百年来武林第一怪杰，童无忌虽然年幼，但却听父亲八斗书生谈过，闻言心头狂喜，忙不迭翻身跪下，一连叩了三个响头，这才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忌儿参见师傅！”

独指飞魔待他拜完三拜之后，这才呵呵大笑道：“徒儿起来，你奇缘天授，巧服金线血兰，今天为师就替你打通奇经八脉，作为见面之礼吧！”

说完将童无忌盘膝坐好，然后独指纷飞，如同暴雨一般，向他全身一百零八处大小穴道洒下。

但闻指影闪闪，风声嗖嗖，指头上均透出丝丝劲气，虽然沾肤即起，但点点热流，就像有形之物一般，随着指头起落之际透入体内。

这点点热流，俱是独指飞魔真元之气，入体之后，便即串筋走脉，上逼灵台，下攻九腑，在四肢百骸中缓缓而行。

突然间，丹田不升起一股热气，如同熊熊烈火一般，愈烧愈烈，烤得肌肤灼灼，汗水淋漓……

原来独指飞魔点开他全身穴道之后，立时猛提一口真气，将右掌抵在他灵台命门之间，将一缕真气，缓缓透入。

要知童无忌服下的金线血兰，乃第一等天材地宝，但因他本

身不懂武学不能用内功调息之法，把血兰精英据为已有，直到此时，尚还存聚在丹田之间。

此时独指飞魔用全身真力一逼，血兰精华，顿时由丹田升起，随着那奔放的血液，迅速向周身流窜，是以童无忌才有那燥热难耐之感。

不过他生性倔强，虽然全身如同油煎火燎，仍旧是咬紧牙关，皱眉苦撑。

如此约有盏茶时分，浑身难耐的热燥逐渐退去，代之而来的是一缕清凉之气，过层关，达百穴，直叩十二重楼……

突然，他感觉到那股真元之气，现在已完全停止。

其实他那里知道，此时已至紧要关头，练武之人，至此往往患得患失，因而意念不一，杂念丛生，终于功亏一篑，导致走火入魔。

可是，童无忌此时却大不相同，一方面他巧服旷代灵药，浑身精气充沛，加以助他行功之人，又是武林中第一怪杰，但最最紧要的，还是他心头一片白纸……毫无半点患得患失之心。

独指飞魔项间渐渐流出了冷汗，鼻息间发出沉重的呼吸，抵在童无忌命门上的手掌，也感到微微颤抖……现在，他又猛吸一口真气，眼神中露出凝重之色……

童无忌呢？他仍旧是一无所知地保持平静……

他感觉到体内的真气，现在已加快了流动。

那停止的地方，加重了压力，颇有脱困而出之势。

终于，那雄浑的真气，像是大水溃堤一般，迅速地流遍了全身。

他怎会知道，这冷傲怪僻的独指飞魔，已经拼耗真元，替他打通练武之人，梦寐以求的任督二脉了呢！

真气在体内流转一大周天，童无忌感到心舒体畅，一切不舒

适的感觉，都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。

独指飞魔的手，离开了！

他欢欣鼓舞地由地上一跃而起。

突然，他感到一阵无比的悸动……

他看到师傅盘膝坐在地上，萧萧白发上挂满了汗水，散乱的眼神迫切的呼吸，就像是久卧床榻的病人。

他知道师傅如此疲累，完全是为了自己……

在他那天真浑厚的心灵中，感觉到无比的歉疚……

悲哀笼罩着他那清秀的小脸，晶莹的泪水，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，他呜咽着唤道：“师傅！这……都是忌儿不好，把你老人家累成这个样子，这……全是忌儿的罪过！”武林中令人闻名丧胆的老魔，被这份纯真的赤子心情打动了，他眼中露出慈祥的光辉，柔和地笑道：“你异禀奇资，更难得天性浑厚，看来我老眼无花，这一番心血没有白费！”

他重伤之体，疲倦之身，至此哇呀一声，喷出了满地鲜血。

童无忌骇然心惊，惶惑不已地叫道：“师傅！你……是怎么了？”

独指飞魔用衣袖擦干嘴角上的血迹，哈哈朗笑道：“师傅一时用力过度，引发了内伤，没有什么要紧！”

威慑武林的独指飞魔，居然身负如此沉重的内伤，童无忌怎不心惊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他想起了父亲常讲的江湖轶事：

江湖中武学最高之人，首推乾坤五霸之中，似乎数独指飞魔欧阳天功力最深。

多年以前，乾坤五霸相约在黄山始信峰比武较技，争夺那武林第一的宝座，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武林大事。

第一场穷神对醉鬼，暮鼓对晨钟，较技三日。双方各出两千余招，但仍没有分出胜负，最后握手言和，拈阄再战。